



秦漢演義

全部四冊 定價八角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貫穿歷朝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外未見也。本館今先出秦漢演義一種。以上承東周之後。全書十萬餘言。內容豐富。紀載翔實。文字淺明。圖畫美備。可爲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茲錄教育部審查批詞如左。

(批部育教)

是書以演義體裁敘秦漢事蹟用意正大措詞明顯俾一般不能讀史記漢書之人藉此亦可略得歷史之智識其有裨於通俗教育洵非淺鮮即以備高等小學生徒課餘瀏覽不爲無補

◎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丙又(663)

中華民國七年七月初版

(當 鑪 女 三 冊)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王 卓 民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東昌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吳興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武昌
福州 廈門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嘉坡

◎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當鑪女下冊

第十九章

吾歐社會之交際。凡少年具英挺之姿者。恆能吸引美人之心理。而樂與周旋。臂談款洽。爲男子者。不能落漠處之。其律與不敬等。今日之笛格培無端犯此病矣。是晨爲騰斯頓開園游會之日。日光潏灑。弗洛令御特製白紗之衣。襯其朱顏。麗乃無匹。坐待笛格培偕之同行。旣而笛格培至。弗洛令乃與之並坐。驅車赴會。笛格培覺二人之間。忽生障礙。雖弗洛令坦白親暱。一如平時。方娉娉談笑。時共游之樂。而笛格培則時有一事。橫觸心頭。當車過玫瑰酒肆時。睇視不穩。瞬忽今晨白蒂胡爲行於麥克司之旁。其故殊不可解。然白蒂斷無與彼歡喜歸於好之理。蓋勞侯德爲彼故。含冤莫白。心受之痛苦至深。決不至覩顏

事仇。惟昨夜彼又與諸司同行。吾雖見之。而彼漠然似不相識。豈離我之後。無與言歡。用是遣懷。然彼何用遣懷。遣懷又奚必諸司。一紙書來。交仍可續。彼之離我。出於彼願。非我棄之。方笛格培沉思之時。弗洛令屢與之言。均不置答。乃問之曰。吾與君言二次。君皆無報章。抑何思之深也。笛格培惶然曰。此事殊抱歉忱。吾方懷友。輾轉不能自釋。弗洛令曰。吾觀君貌。如有殷憂。豈君友有危急乎。笛格培曰。否。吾冀彼女。永無危急。無意之間。乃流露所繫念者。爲一女子。弗洛令本疑笛格培有無他女。攪心致阻己事。今忽聞此。如中寒威。至於戰慄。所幸者笛格培謂所思之女子。爲其友人。則尙非其意中人。蓋人苟有意中人。決不肯泛言爲友也。騰斯頓園每有宴會。人必注意。今日之園游會。尤較平時爲盛。園外垂楊夾道。馬車汽車。連綿不絕。園內設會場。賓客之來者。必先集是間。然後至四處游散。白袷青衫。成羣結隊。逍遙容與於草場花圃之中。二人既至。

騰斯頓勳爵出而迎接。惟對弗洛令則禮意殷拳。而遇笛格培則殊形冷淡。蓋笛格培爲勞侯德摯友。今待笛格培如是。可見其以勞侯德毆人肇事。輕視之心。尙未釋然也。麥白是日體態艷逸。舉止高翔。容朗朝霞。眼媚流星。往來酬酢。雜衆賓間。爲女主人忙碌逾恆。見弗洛令立與握手。挽其臂。聯袂偕行。爲衆人視綫所集。楊柳臨風。芙蕖出水。各極其致。旣而麥白言曰。君果惠臨。吾心至喜。復與笛格培點首曰。稍頃。吾欲就君同游。望君暫離卽來。笛格培會意。乃離二人行。麥白之心事。笛格培知之。笛格培之心事。則非麥白所能知。蓋麥白所欲問者。爲勞侯德之近况。而笛格培則思前次之會。麥白與白蒂訂交。其誠可感。吾且告以將娶白蒂爲妻。麥白亦頗示贊同之意。今者意見差池。麥白尙不知此中隱情。必且以此語麥勒。未識彼聞之。當作何感想。以彼芳姿綽約。亦令人未免有情。惜乎白蒂不來。不能與之一判妍媸。然昔日固曾在此地博人之贊。

歎者也。思已。乃視弗洛令與麥白攬手而行。聞麥白謂弗洛令曰。君盍至吾室。淪茗清談。此時衆賓皆飲茗擊球。吾亦可乘此略事休息。儉一刻之間。稍罄積慳。弗洛令點首。於是二人遂至麥白之室。此室卽麥白前此款留白帶之所。麥白人。卽按鈴呼婢。命其取茶。婢應聲去。麥白遂與弗洛令縱談往事。及少年學侶。漸次及現在之身世。麥白曰。今日預會之人。品性以隊長笛格培爲最佳。誠可謂矯矯不羣者。顧言至此。面忽大頰。蓋思笛格培固爲佳品。而其友勞侯德。則更爲出類拔萃之人。惜乎吾父未嘗柬邀。彼遂不能預會。其缺望之情形將何若。以吾父遇彼之酷。不知何日可以挽回。設永永固執己見。不近情理。則此恨綿綿。胡有底止。當麥白繫念勞侯德之時。弗洛令亦聞麥白之贊美而籌思笛格培。不知彼所謂女友。究爲誰氏。其交誼又達何程度。二人馳心繚邈。故皆默而不言。旣而麥白問曰。君胡不語。豈不喜其人乎。弗洛令曰。誰乎。麥白曰。除

長笛格培耳。弗洛令低聲曰。吾固甚喜其人。時麥白亦正沈思。故未見弗洛令之頰上。陡現紅潮也。麥白曰。吾亦喜之。時加美譽。蓋其爲人。誠實可敬。善葆愛情。不囿於世俗。能力破門戶階級之見。尤爲常人之所難能。弗洛令疾問曰。君言爲何。麥白不知已言如矢。已襲弗洛令之心。仍續言曰。彼愛一貧家之女。門第懸隔。不啻天淵。惟貌美而性復賢淑。未始不可稱爲佳偶。若爲彼母兄所知。必力加反對。蓋此事若成。則彼之身世。將因此而變易。棄其職務。離其家庭。絕其朋友。然彼不因是故。稍萌退縮之念。願爲彼女犧牲一是。彼能至誠無貳。善視所愛若此。此吾之所以深喜其人而稱譽之也。弗洛令聞言。哆口張目。有如黑暗之雲霧。籠罩其身。更若有萬鈞之力。壓之入於地中。不能動作。念至誠無貳。善視所愛一語。是何意歟。彼笛格培果有愛好之意中人歟。然則吾此生之歡樂。將成夢幻。吾前此之希望。盡付東流矣。時婢子淪茗進。置於二人之前。弗

洛令亦不取飲。麥白起曰。吾今且去。尙須款待女賓。此爲吾職。不能避也。旣起。視弗洛令之面。忽呼曰。何爲。君之面色。胡蒼白至此。玉體有不舒耶。感冒歟。中熱歟。弗洛令曰。吾意亦如是。想天氣驟熱。爲日光所逼。故他無所苦。惟感頭痛耳。於是二人偕出。著者曰。弗洛令之言。響也。彼痛在心。不痛於頭。而致病之由。亦非逼於日光。乃其生命中之光明。驟然銷滅也。

第二十章

白蒂旣至林福特。心感諾司至深。二人並行於鄉村小逕間。縱談至洽。諾司更語以現在境地之可樂。將來希望之非奢。詞氣之中。時流露勇敢知足而敬畏帝天之意。至言及事母之道。則更孝順恭謹。無忝子職。白蒂至是。不覺心悅誠服。其爲人。念昔嘗不樂與交。幾遭拒絕。而不知其內行惇篤。堪稱佳士。及今回思。當時相待。未免鹵莽。故言時時有羞澀之容。且屢致其歉忱。然諾司未嘗以

此介懷。仍慫慂將護。白蒂旋語之曰。吾思彼惡漢。兇橫已甚。無惡不爲。旣出調言。必肆毒螫。吾抱隱憂。急不能耐。君亦曾慮及。彼將致害於君乎。諾司徐曰。此事吾不知。卽知之。亦不以爲慮。蓋吾儕正宜乘時尋樂。不可引此灰吾壯往之心。二人之事。未幾皆竣。距乘車歸。尙有數小時餘暇。可以傾談。遂相偕就餐於農家。葺屋低簷。肴饌亦極簡陋。然二人飲啖彌甘。中心至樂。白蒂是時。忽生感觸。一念及玫瑰酒肆。喧嚷之飲客。煩悶之酒場。曾幾何時。又將以此爲歸宿之地。自恨命途多舛。不能以此間清淨之茅舍。鮮潔之空氣易之。思至此。不覺身爲之顫。諾司急問曰。汝何所思。至於如此。蓋諾司刻刻注意於白蒂之神情。而白蒂不之覺。突然被問。驟答曰。吾思能勇往如君。知足亦如君。雖然。其如有願莫償何。諾司曰。然則汝之職業。非汝所樂居乎。白蒂曰。然。吾厭之。且甚恨之。願永永不復操是業。願一時焉得與之脫離。彼等遇我。雖無乖謬。非以其情意可

感。遂不能攜貳。實以擇業至難。故雖恨之。仍不能不賡續爲之也。諾司曰。吾儕處境迍邐。食力謀生。至不能擇稍佳之業。以自處。亦惟有盡吾能力。以將事焉耳。白蒂冷然曰。惟君能樂道安貧。故能事事盡力。諾司曰。非我能盡力治事。實事自能爲我盡力耳。蓋吾處境雖逆。而遇事尙順。每有所爲。不至困難。卽吾此時。亦頗怡然自適。縱勃爾敏斯多之偉人。欲與我易位以處。亦非吾所願。吾自隨遇而安。無所用其艷羨也。白蒂聞言。舉首曰。君心安理得。容易滿足。若是乎。言已。忽俯其首。雙頰暈紅。蓋已悟諾司言外之旨。所謂慚心貴當者。其意蓋別有在。於是二人不語者移時。諾司知其會意。恐轉致羞怯。乃亂以他語。旣而車至。遂同乘返鎮。然後分道而別。白蒂攜酒商書覆巴多。諾司則急歸其辦事室。蓋距散值時已近。至公會。總理樂廉俟之已久。見諾司至。貌甚嚴厲。責之曰。汝來胡遲。諾司曰。從林福特回。勃爾敏斯多。僅有車一次耳。固未濡滯也。樂廉忿

然作色曰。吾意汝乘車頗適。以事實言之。汝奉命而往。會中決不欲汝曠費光陰。與一酒家婢閒遊。諾司面赤曰。吾固識彼少婦。卽吾母亦識之。適有事同車。非敢挾以出遊也。樂廉曰。共遊與否。於實際無涉。吾尙有言語汝。可過我辦事室言之。諾司知此。兆非佳。乃悵然隨之。入樂廉辦事之室。樂廉謂之曰。吾有一至拂意之事與汝言。汝今日在途。酗酒肆事。有之乎。諾司頓足曰。此言至僞。誰以此事語君者。樂廉曰。汝勿咆哮。第能直陳。用釋我疑可矣。汝酗酒後。曾侮辱一會中著名律師所保護之人。今此君在此告發。汝尙有何言足以自解。諾司曰。吾辯白之語正多。尙祈靜聽。吾之陳述。彼告發之人。爲一無賴。侮辱一無告之女子。蠻橫無禮。吾見而不忍。故力擊之。踣之於地。毆人之事。固不容諱。亦其人有以自召之。非由吾之滋事。且見義必爲。後此若再遇類此之事。吾仍當力擊其人。樂廉曰。汝之所言。大異於吾之所聞。隊長麥克司謂汝與一淫女偕游。

此女爲酒家婢。名譽至劣。彼知汝在會供職。見汝濫交。頗爲汝惜。因進視勸。汝不知感。反聽彼女之唆使而加以窘辱。彼知汝非可理喻。擬待車抵站。下車避汝。而汝與彼女窘辱之。至不得不出於反抗。於是汝乃力擊之。逞汝意氣。使之狼狽不堪。忿無可洩。故至此告訴。諾司曰。此語皆非事實。自始至終。無一非僞。樂廉曰。然則待我擇汝與隊長麥克司之言。孰近真者而聽之。諾司曰。彼爲會中保護之人。我爲會中僱用之人。何能與之較量。卽我理直。必不能勝。樂廉曰。理有曲直。固不因人之地位而殊。惟汝恃力毆人。卽爲汝之無禮。適足以證麥克司之言爲非虛。然卽使其言亦虛。汝終不能不承認與彼酒家劣婢爲友。諾司曰。彼固吾友。吾不否認。樂廉曰。既如此。則吾不能不信麥克司之言。汝盡友誼而侮辱他人。於理至易。諾司乎。吾殊爲汝憂之。言至此。稍止。旣續言曰。以若所爲。吾無他術處此。惟有……諾司曰。君意殆將……樂廉曰。然。吾將斥去汝。以謝

麥克司會中決不能用常與酒家下婢往還之人。至於以會中公用之人毆辱會中保護之人。更非公會所宜有。汝若不爲酒激。不爲友唆。斷不出此愚昧之行爲。諾司乎。吾嘗謂汝供職勤奮。今汝已大反昔日之所爲。自明日起。此間不復須汝。汝之薪水。至下星期止。將由郵局寄汝。吾亦無他言與汝語。惟望汝不復與彼女爲友。蓋若交其人。於汝無益而有損也。諾司曰。此意殊太不平。吾言實而彼言虛。吾理直而彼曲。吾保護一貞潔之女子。免於淫兇。而彼乃於閨中肆其含血噴人之技。今反聽其一面之詞。無端斥我。我豈能平。樂廉曰。可矣。汝詞已畢。吾亦不能更聽。總之無論如何。吾言旣出。已無可挽回。汝可將公案之匙交我。諾司知無可辯論。乃以匙授之。出室。門卽闔。猶作最後之回顧。逡巡不去。頗有戀戀之意。自念快意之餘。乃突然遇此重創。時夕陽將下。乃躑躅而歸。迨抵家。已暮靄蒼涼矣。見其母。故作欣喜之狀。問曰。兒歸太遲。兒事大集。不能

遽理。知母盼望之心殷也。遂俯而抱母吻之。母曰。吾雖盼汝歸。然吾心至安。蓋知汝今日有事。須乘汽車他適。不能及時而歸。今茶已爲汝夙備。汝可飲之。其母見諾司笑容可掬。歡然道故。絕不思其子已受至鉅之挫折。卽諾司坐於其旁。寸心粉碎。彼亦未嘗留意及之。晚間仍酣然入睡。清夢渠渠。亦未曾夢及其安樂之家庭。已幕重重愁慘之雲霧也。翌晨。諾司仍依時而出。若仍赴公會辦事之狀。旣出門。則躑躅街中。四望無所適。乃至高街之公共藏書樓。取各報之廣告。急批讀之。遂作數函。投諸郵櫃。又急欲面白蒂。乃折赴玫瑰酒肆。取至省齋之餐果腹。諾司入時。肆中尙闕無他人。惟白蒂已立於錢櫃之側。舉首見諾司。立識其心事。蓋諾司之面。已絕無活潑壯往之容。眼重似不能舉。狀至憂悶而疲倦。乃微語之曰。君事如何者。豈彼人恫嚇之詞。已實行歟。幸速告我。諾司強作笑容。頻搖其首。曰。彼作僞言。誣我并誣汝。如是而已。白蒂曰。然則他人亦

信其言歟。卽憑其謊言而致怒於君歟。諸司吞吐其詞曰。然。吾意如此。請勿以此爲念。此中底蘊。吾殊不欲使汝聞知。白蒂急曰。君祕不我告。是外我也。是不信我也。疇昔之夜。君嘗索我允諾。謂我有急難。可乞君援助。今君有急難。焉有不可告我之理。吾儕旣握手訂交。豈可有施而無報。諸司曰。白蒂乎。吾已語汝。惡人飾詞誣我。彼等已信其先入之言。如是而已。白蒂曰。然則彼等旣信讒言。必有所爲。以平亭此事。豈多所責備於君。以致君憤而辭職乎。諸司曰。然。吾已離職務矣。白蒂曰。噫。此殊酷虐。爲人間至不平之事。君乃爲我故。至於失職。我將何以報君。諸司曰。此時在汝。亦無可爲計。吾意無害。必能得其他之生活。以餬吾口。白蒂乎。幸勿以我爲念。白蒂聞言。以小蠻靴微頓於地。曰。雖然。君母聞之。必將銜我。諸司曰。吾母尙未知此事。吾匿不以告。彼自無由知。然縱彼知之。亦必不怨汝而責汝。彼心至坦直而仁慈。聞我爲保護汝故而失職。方將喜我。

之能見義勇爲也。白蒂曰。無論如何。事皆由我。我必助君。然我將何爲。吾深懼言至此。不能復續。遂出手授諾司握之。兜羅入掌。諾司爲其柔滑溫軟之氣所感動。面目間神采頓生。勇往之概。立時回復。作氣言曰。事必無妨。吾必能得新機會。且遠勝於舊職業。請汝勿以我爲慮。我不能見汝爲我不歡。已往之事。有如雲烟。有如夢幻。汝與我俱無術挽回。但置之度外。謂非吾等所爲可已。

第二十一章

自園游會之後。弗洛令意興蕭索。時感頭痛。其對笛格培之情態。亦盡變易。前此交誼親密。今則落落寡歡。晤會漸稀。惟笛格培遇之。一如平時。每往朝母。必索弗洛令敘談。而弗洛令有時竟匿不見面。笛格培亦覺之。乃莫明其所以致此之由。因此胸懷。亦日就悶損。而對於白蒂之情夢。忽焉清醒。幾如績學之士。研究哲理。此時頓有一種新智識發明。知前日之愛白蒂。一時感情奮發。雖甚

真切。而事過境遷。有似空花。無所附麗。得之既易。失之亦不甚難。所謂真正之愛情。決不若是。既又轉念曰。情雖非真。終竟有幾度之愛慕。苟循是軌道以往。未始不可探情愛之源。無如暫合卽離。一斷莫續。雖引其端。未窮其緒。若白蒂心猶向我。答我一函。則墜歡不難再拾。舊夢可以重溫。顧音信沈沈。始終背棄。已無復轉圜之望。情以疎而日淡。本信可以永永不滅者。今已不復堅實。如昔日之所期。漸漸移之他人。而此萌發之新愛情。雖未有所表示。而根荄茁壯。遠不同飛絮飄萍。覺後者所蘊之愛情。似較前者爲真實。而弗洛令之對己落漠。亦較白蒂之不作復函。憂愁彌切也。一日之晨。笛格培朝其母。老夫人問曰。汝與弗洛令近日殊形隔閡。不知心思有所芥蒂。意見有所誤會否。笛格培曰。兒與彼曾無些微齟齬之處。視爲好友。一如往日。老夫人愀然不樂。歎曰。此中是否。有隱情。非吾所知。惟見汝與之不若前此之耳鬢廝磨。長相廝守耳。遂舉其

蒼白皮皺之手。撫笛格培之臂。曰。吾愛。汝亦知吾有大欲存乎。笛格培曰。兒曾思及之。固亦善體母意矣。其如不能成事實何。老夫人誤其意。以爲笛格培猶戀戀酒家婢。不肯舍棄。致不欲與弗洛令親近。陡呈盛怒之容。不知笛格培所言。非戀白蒂。意蓋謂弗洛令與之交情日淡。後恐難乎爲繼。已縱有心。彼殊無意也。正於是時。弗洛令翩然入室。見笛格培仍嫣然微笑。出手相握。笛格培已窺其隱。知其笑靨。非出自然。迨握手。手亦顫動不已。可證其爲禮貌之殷勤。而非性情之契合。然究因何故而致此歟。則殊百思不得其解。既乃以言探之曰。吾欲邀密司允許。偕往河干一遊。藉資消散可乎。弗洛令仍勉作笑容。答曰。徒步游行。不畏熱耶。笛格培曰。然則乘馬可矣。弗洛令搖首曰。謝君寵招。幸恕方命。吾頃有數函待覆。須抽暇爲之。且須作書致吾表姊尤勤尼。允其卽往。以踐吾言。更轉向老夫人曰。吾曾允彼。卽往彼許。不意慈意殷拳。淹留甚久。辱承厚